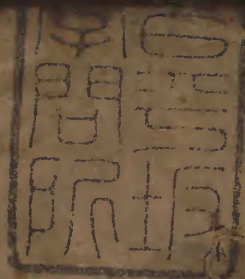


欽定明鑑

一之三



漢書門			
二	四	八	
一	三	九	
八	〇	四	類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元	西	漢	
〇	九	書	
八	四		
冊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494	
冊數	8	(1)	
函號	297	172	

297-172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欽定明鑑卷首

諭旨

嘉慶十八年六月二十日內閣奉

上諭朕敕纂餘取披覽往籍見宋范祖禹所著唐鑑  
一書臨敘一代事跡考鏡得失其議論頗有裨於  
治道宋平五代之亂近世有唐其政教風俗歷歷  
可稽故以唐為殷鑒我朝紹膺大統道統若往  
述百王至有明三百年時代相承其一朝政治亦

571-708





欽定明鑑卷首

淺草文庫

諭旨

嘉慶十八年六月二十日內閣奉

上諭朕敕幾餘暇披覽往籍見宋范祖禹所著唐鑑一書臚敘一代事蹟考鏡得失其議論頗有裨於治道宋平五代之亂近接有唐其政教風俗厯厯可稽故以唐為殷鑒我朝紹膺大統道揆治法遠述百王至有明三百年時代相承其一朝政治亦

欽定明鑑 卷首 諭旨



鑒觀得失之林也宜倣唐鑑體例輯為明鑑一書  
臚舉大綱蒐採編次其論斷即令派出編纂諸臣  
輪流撰擬進呈後經朕裁定勒為成書刊刻頒行  
用昭法戒欽此

嘉慶二十三年五月初一日內閣奉

上諭朕前閱范祖禹唐鑑見其摘取有唐事蹟論列  
得失有裨治道因命館臣倣其義例作為明鑑一  
書蓋以取鑑前代其善政則因以為法其秕政則

用以為戒亦即殷鑒夏周鑒殷之意也昨日館臣  
呈進明鑑五冊於萬曆天啟間載入我朝開創之  
事後加按語頌揚併論及前明用人不稱其職更  
為誕妄矣我

祖

宗開基遼瀋其事備載於

實錄

聖訓及



開國方略

豐功

偉烈億禩光昭至明鑑乃係論列有明一代事蹟之書  
摘取一事借鑑得失非若編年紀月事事臚列今  
以興朝之

隆業載入勝國卷中於體例殊為背謬如該總裁等預  
行請旨朕必將不應編載之故早為指示乃並不  
奏明率行纂輯實屬冒昧所有該館總裁曹振鏞

戴均元戴聯奎秀寧俱著交部議處總纂官朱琦  
纂修易禧善張岳崧俱著交部嚴加議處原書著  
發交該館另行纂輯進呈欽此

嘉慶二十三年五月初二日內閣奉

上諭朕前降旨令纂輯明鑑一書其體例本倣范祖  
禹唐鑑乃史論一類非編年紀事之書也唐鑑卷  
帙本簡今所輯明鑑殆倍過之但圖篇帙繁富於  
不應載者亦按年編入其於體例先未精審以致



詞義紕繆大乖立言之旨昨已降旨將總裁總纂纂修各官交部分別議處此書著改派托津章煦英和盧蔭溥和寧充總裁官另派纂修承辦所有原辦之書無論已進呈未進呈俱著另行編輯改正務歸簡要欽此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經筵講官太子太保文淵閣領閣事國史館總裁領侍衛內大臣東閣大學士臣托津等跪

奏為奉

敕編纂明鑑告成恭呈 神無間云今亦存其舊而酌其新  
 睿覽謹奉 表上 進者 臣等稽首頓首竊惟編年仿自春秋著論詳  
 於班范斷代成史而廢興畢賅據事直書而得  
 失互見自劉知幾史通創作評騭乃有專家及



范祖禹唐鑑纂成淹貫以摠偉論體異年經月  
緯每朝但發其凡義在援古證今記言必提其  
要止唐近代取沿革之易於參觀襲鑑舊名示  
箴規之備於前事繼涑水而能繩其失先紫陽  
而已表其微作司馬之諍臣具董狐之直筆乃  
祖謙雖為之註續輯無聞石介亦有是編流傳  
秦已罕恭際

皇帝陛下朗懸金鑑廣運璇機於緝熙單厥心

前徽祇述

念終始典于學往哲敷求以趙宋之距李唐猶

昭代之於勝國縱

鼎新革故秕政全除而彰往察來前車可戒綜覈曩

跡備詳簡編在厥初草昧開基差同漢祖不再

傳彛倫嬰變較甚唐宗節用愛人善詒謀者初

主尊賢養士培國脈者數朝遞觀仁宣之守成

足與文景以比烈惜乎行封建立儲貳不能酌



古今之通僂勲臣杖言官遂踵開涼薄之漸以  
至魁柄移而貂璫縱恣官常紊而朋黨紛爭國  
不乏忠貞持論傷於過激君不皆闇昧流弊中  
於因循甲乙兩科軒輊之途過甚大小三案水  
火之議徒滋甚且厥衛刺姦繁刑以逞礦稅言  
利橫征而求無俟釁起宣崑讖成客魏寇興張  
李緒殄江淮而早國勢阽危朝綱隳壞人心大  
去天眷潛移矣統稽一代盛衰可譏者多而可

襄者少用備  
萬幾觀覽有善必錄而有惡必懲惟  
法宮兢業之衷無時或釋況

聖謨彰輝之義亘古為昭

詠全韻則有詩以挈其洪綱

覽通鑑則有評以闡其要蘊式是

成憲播為

至文立

欽定四庫全書

卷首

表

三



君師之大綱昭

作述之崇軌於紀事本末兼包千古以

敷言於明臣奏章專主一朝而

抒論凡以端君極顧民品辨風俗之貞邪驗邦基之

隆替莫不

詞兼褒貶

道炳日星即明政以

示權衡豈范書所能擬議猶以史家之宜存是體

詔做成編復因詞館之有味立言

命重改輯

申明義例以與遵循悉汰繁蕪而歸簡要臣等慮期

一得才謝三長端本

御批猶燭火之依光日月折中

睿製比涓流之挹潤江河深蒙

指示再三俾知圭臬庶冀敷陳萬一仰副

淵懷監有夏監有殷囊括十六朝之治忽取為法取



為戒

祚開億萬載之昇平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陳

進以

聞

奉

旨開列編纂明鑑諸臣職名

總裁官

經筵講官 太子太保 文淵閣領閣事 國史館總裁領侍衛內大臣東閣大學士 臣 托 津

經筵講官 太子太保 文淵閣大學士管理刑部事務 臣 章 煦

經筵講官 太子少保 文淵閣提舉閣事 南書房行走 臣 英 和  
吏部尚書總管內務府大臣鑲黃旗滿洲都統步軍統領

經筵講官 太子少保 國史館總裁戶部尚書 臣 盧 蔭 溥

太子少保領侍衛內大臣刑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 臣 和 寧



總纂官

文淵閣校理詹事府左春坊左贊善臣胡敬

翰林院編修臣陳用光

提調官

文淵閣校理翰林院編修臣宮煥

翰林院檢討臣李象鵬

纂修官

翰林院編修臣吳慈鶴

翰林院編修臣王家相

翰林院編修臣郭尚先

翰林院檢討臣戚人鏡







兩淮試用鹽運使司知事臣趙秉鏗

校對臣張培厚

江寧府臣舉人臣張培厚

候選臣府經學臣朱慶元

覆校官

湖北進士兩淮試用運判臣石產瑚

山西舉人兩淮試用批驗所大使儘先補用臣裴紳之

安徽舉人兩淮試用鹽課大使臣朱文樞

陝西舉人兩淮試用鹽課大使臣張師







列祖傳

列宗創業隆軌備載即外越古稱夫凡錄

開國方畧示全始也雖雖所以簡要處主無取凡身

豐功

偉烈億禩光昭謹遵

訓示概不編入是書以符體例

高宗純皇帝御批通鑑輯覽勒有成書

昭示千秋定論茲編若全行恭載既與通鑑輯覽疊矩

倫古重規而於范祖禹原書體例亦復不合今遵

旨於謹按內敬謹摘錄一二要語以著臣等推闡是

非得失之恭秉

聖裁

皇上御製紀事本末及明臣奏議諸詩

謨誥燦陳已蒙刊刻

欽定四庫全書

卷首

凡例

二



頒布今遵

旨同

御批一例敬謹摘錄不備恭載以歸簡要

一史評體例與紀載異紀載存事蹟史評昭法

戒通鑑輯覽於崇禎末附載福王唐王桂王

存事蹟也是書既謹遵

諭旨無取卷帙繁富規仿通鑑敘次且詳覈三王事

蹟均無足為法戒者故概不登載

一采輯明代事蹟恭本

欽定明史通鑑輯覽通鑑三編及明臣奏議詳慎節錄

以徵信紀實其他雜史稗編概不旁及







明惠帝

卷五

明成祖

卷六

明成祖

卷七

明仁宗

明宣宗

卷八

明英宗前

卷九

明景帝

卷十

明英宗後

卷十一

明憲宗



卷十二

明憲宗

卷十三

明孝宗

卷十四

明孝宗

卷十五

明武宗

卷十六

明世宗

卷十七

明世宗

卷十八

明世宗

卷十九

明穆宗



明神宗

卷二十

明神宗

卷二十一

明神宗

卷二十二

明光宗

明熹宗

卷二十三

明莊烈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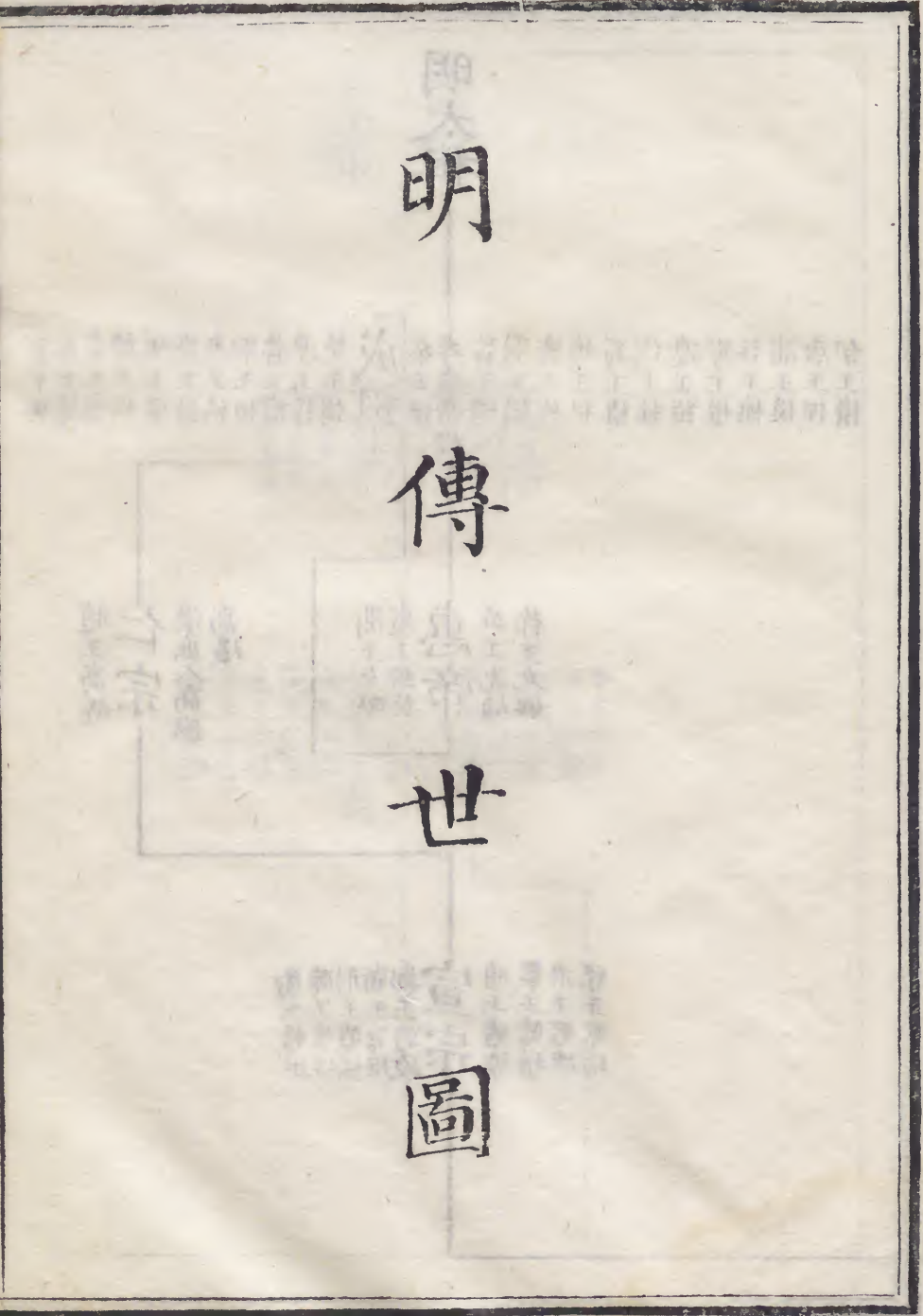
卷二十四

明莊烈帝



卷二十四
阿羅漢帝
明孫恩帝
卷二十三

明傳世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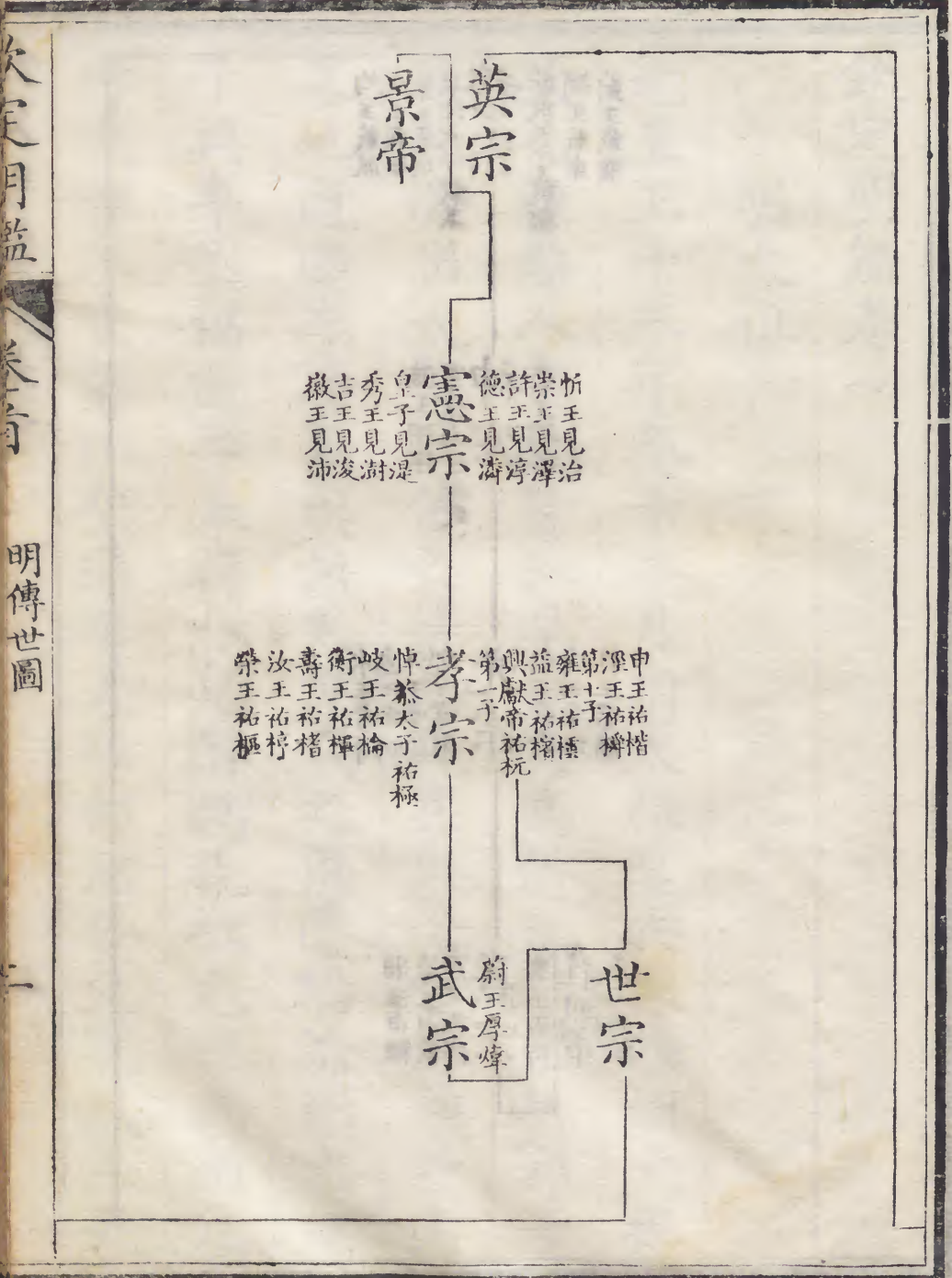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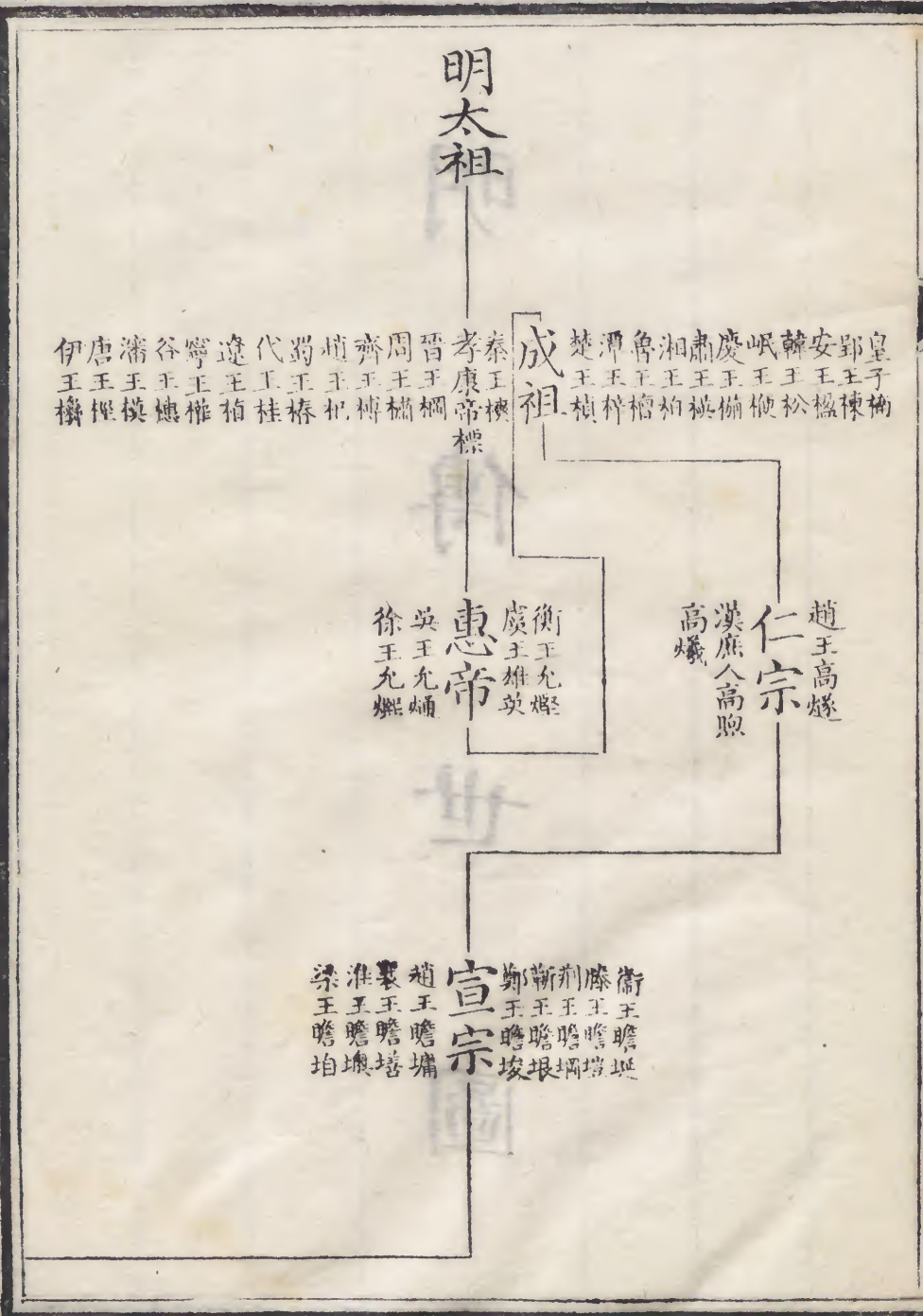
欽定明鑑

卷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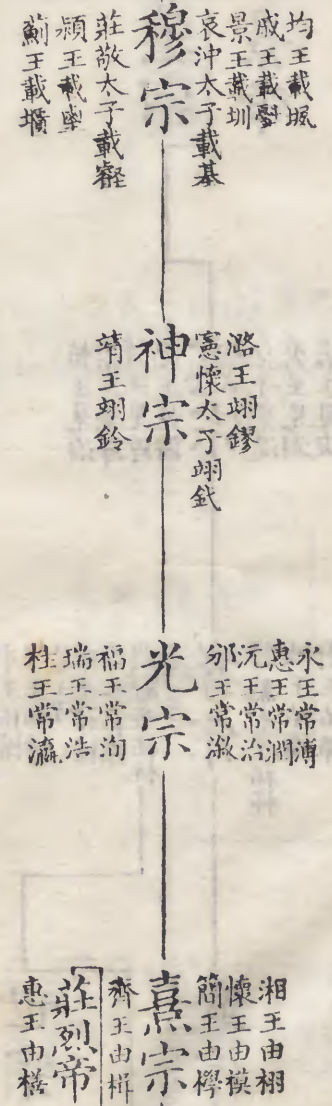
明傳世圖

一









欽定明鑑卷一

明太祖

元至正十三年冬十二月明太祖起兵據滁州太祖  
濠之鍾離人少孤貧入皇覺寺為僧元季盜起郭子  
興據濠州太祖往依之署為親兵與徐達湯和等南  
畧地道遇李善長與語大悅與之俱遂陷滁州未幾  
子興卒劉福通等奉韓林兒僭偽號檄太祖為副元  
帥太祖不受然以福通等方強仍用林兒龍鳳年號

欽定明鑑 卷一



令軍中

臣等謹按明祖之起畧同漢高其始名微力弱不能不假韓林兒年號以為憑藉猶之漢高之於義帝光武之於聖公而實非其本心也

高宗純皇帝御批云明祖聞副元帥之檄乃謂大丈夫寧能受制于人固已中情流露異日林兒迎至建康而死瓜步沉舟之事未必盡誣誠千古劇心之論視唐高祖之待李密既叛而後誅之用心有間矣

十五年夏六月太祖渡江取太平路召陶安叅幕府明年進克集慶入城諭官吏父老曰吾來為民除害耳其各安堵如故舊政不便者去之民大悅辟用夏煜等葬元死事御史大夫福壽改集慶為應天府居之

臣等謹按明祖之初起也與羣雄無以異而能申嚴軍律登進儒賢旌忠有典安民有諭蓋已具籠罩六合之志非餘人所可同日語矣伏讀



御製明祖起兵詩云志在救烝民若早待霖雨大哉  
聖言斯即孟子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之謂歟  
十六年春三月克鎮江分遣諸將畧定江表所過不  
殺民益附自將攻婺州下之遂謀取浙東戒諸將曰  
克城以武定民以仁每聞諸將得一城不妄殺輒大  
喜為將能不殺豈惟國家之利子孫實受其福於是  
浙東諸郡以次下方國珍亦以溫台慶元來附時陳  
友諒方據上游自將敗之於鄱陽湖友諒中流矢死

旋征武昌其子理降又命徐達等克平江擒張士誠  
東南悉定

臣等謹按自古崛起而在天位者未有不以仁  
得之者也民之遭亂也甚於水火有拯而出之  
者莫不從如歸市元末羣雄競起傾覆鼎祚而  
惟子女玉帛是務明祖以仁義之師臨之鮮不  
濟矣至曰克城以武定民以仁尤為不易之論  
御製平定東南詩云二語誠要言理足辭簡易則其



克有天下享國長久也宜哉

二十年春三月徵劉基宋濂等至與論經史及時事  
大計創禮賢館居之

臣等謹按天下之人才未嘗少也世之治也用  
之於朝廷而有師濟之休世之衰也遺之於草  
野而供驅除之用彼劉基宋濂等獨非元臣乎  
順帝不能用而明祖用之此元之所以失而明  
之所以興歟昔韓信陳平歸高祖而漢祚成房

元齡杜如晦從秦王而唐業建蓋繫古以來未  
有得人而不昌者也

二十六年冬十二月初建宗廟社稷宮室制度皆樸  
素命博士熊鼎編次古人行事可為鑒戒者書於殿  
壁又命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嘗謂博士詹同等曰我  
每無事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真治國之良規也

臣等謹按明祖當締造之初而能首崇節儉取



鑒古人諄諄以節用愛人為訓可謂知所先務矣夫節用非出納之吝愛人非姑息之恩知節用不知愛人則言利之臣朋興將羨餘進奉以媚其上而百姓饑寒莫之恤焉其繼也水旱作盜賊滋而不能用其節知愛人不知節用則無制之流易竭雖仁言溫語日聞於朝而土木兵戎無歲無之其繼也煩徭役厚征求而不能用其愛蓋節用正所以愛人也王者清心寡欲無

濫賞去倖位減無益惟正之供已足以備有無而鹽鐵山海之利皆可散之於民而置不講則其為愛孰大焉愛人即可以節用也百姓家給人足知禮義養廉恥重犯法手足所出皆願以奉君上而旱乾水溢之事不至屢耗於國而常有餘則其為節孰大焉然其源亦曰好仁而已矣記曰未有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未



然者若晉武帝以青麻為御牛紉似節用矣而洛陽貴游競事奢靡不能禁唐太宗出內帑贖鬻子者似愛民矣而平壤高昌窮兵黷武不能止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慎哉

二十七年冬十一月湯和等帥師討方國珍以其既附而持兩端也和克慶元國珍降遂由海道取福建元平章陳友定知事不支仰藥不死其部將開城降以友定至應天誅之乃命廖永忠泛海取廣東以書

諭元行省左丞何真真即迎降旁畧諸屬邑悉定時楊璟已克永州以次攻下諸郡縣永忠復以兵來會遂破靖江永忠又取南寧象州兩廣地悉入於明

臣等謹按明祖之自立為吳王也其時已有北伐之志顧中原庫庫特穆爾李思齊等皆宿將未易挫之且恐國珍友定等之掣其後故通書於庫庫特穆爾以驕其志而緩其師而從事於浙閩楚粵迨次第削平之後建瓴之勢已成然



後命將北征成功易於破竹固師之武實謀之臧也伏讀

御製平定諸國詩云全紆南顧憂中原禡牙指洞鑿  
當日情事固不啻發其覆矣

明洪武元年秋八月徐達入元大都順帝先北走監國淮王特穆爾布哈死之元亡先是太祖遣達等北取中原既定山東河南乃幸汴梁召達至諭之曰中原之民久為羣雄所苦故命將北伐拯民水火元祖

宗功德在人其子孫罔恤民隱天厭棄之君實有罪民則何辜前代革命之際肆行屠戮朕實不忍諸將毋肆焚掠妄殺人元之宗戚咸俾安全庶幾上答天心下慰民望是以達之入都城也先令張勝以兵守宮殿門宦寺護送宮人妃主軍中肅然

臣等謹按明祖所以諭徐達者豈非仁義之言哉夫仁所以安民各順其情而已義所以正我不私其有而已能不私其有而後能有天下能



各順其情而後能得人心三代之所以長久得人心而後得天下也秦隋之所以短促得天下而未嘗求得人心也明祖天性英鷲其不殺非必盡出本心乃能勉強刻厲力行其仁開國之模遂足度越千古伏讀

御製北伐中原詩云善待元宗親後世邀鴻貺於以知其子孫克享二百七十年之祚者有以也夫徵元故宮至京師帝御奉天門召問元政得失馬翌

對曰元有天下以寬得之亦以寬失之帝曰以寬得之則聞之矣以寬失之則未之聞也夫步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寬元季君臣耽於逸樂馴至淪亡失在縱弛實非寬也大抵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事為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為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

臣等謹按明祖論元政之縱弛非寬而曰居上之道正當用寬又曰寬而有制何其明也夫辟



即所以止辟而刑乃期於無刑弛之與寬似是而實非耳伏讀

御批云專務姑息必乖明允之方過事刻覈亦非欽恤之典斯誠宰世協中之軌也明祖始持此論迨晚年至用法嚴峻牽引孥戮至數萬人之多何前後自為矛盾哉

冬十一月建大本堂延儒臣教授太子諸王帝嘗臨幸太子侍問近講何史對曰漢七國事問曲直安在

對曰曲在七國帝曰此講官一偏之說景帝為太子時以博局殺吳世子及為帝又輕聽鼂錯黜削諸侯七國之變實由於此若為諸子講此則當言藩王當上尊天子無撓天下公法如此則為太子者知敦睦九族隆親親之恩為諸子者知夾輔王室盡君臣之義矣

臣等謹按明祖此論所以垂戒太子諸王者為已深矣然七國之事實由封建所致明祖知漢



之所以失而又踵而行之裂地以王諸子誠如御批云師古而不知度今務名而以致害實也

詔謫元翰林學士承旨危素居和州守余闕祠先是元都破素趨投報恩寺井寺僧挽之曰公死是死國史也遂止素至京授翰林侍講學士年已七十餘一日帝御東閣聞簾外履聲橐橐然帝問誰也對曰老臣危素帝哂曰朕謂是文天祥耳尋有是謫

臣等謹按素之仕元無磊落奇節固亦留夢炎

等耳非必其真能死也假寺僧之語以自文且自稱老臣以對新主豈復心存故國哉伏讀

御批云其視馮道之不知廉恥相去幾何義倍嚴於斧

鉞矣

二年夏四月馮勝徇臨洮李思齊降至京師帝深慰之授江西左丞不之官久之遣往招庫庫特穆爾至則待以禮尋遣騎士送還至塞下辭曰主帥有命請留一物思齊曰吾遠來無所齎騎士曰願得公一臂



思齊知不能免遂斷與之還未幾卒

臣等謹按元之未亡也庫庫特穆爾李思齊皆挾重兵有藩輔之勢迨順帝北走庫庫特穆爾獨奉鞬勒以從明祖嘗七致書招之而不答可謂始終一節矣彼思齊者初惟崛強尋戈繼則擁兵坐視一聞明祖將待以竇融之語即欣然乞降二人之賢不肖何如哉伏讀

御批云庫庫特穆爾始終與明兵相持其志不少撓屈

疾風勁草實可見其乃心王室若李思齊肺腸殆不如狗彘千秋

定論誠可以闡蓋忱而褫奸魄也

秋八月定內侍官制諭曰內臣但備使令毋多人古來奄寺擅權可為鑒戒求良善於中涓百無一二用為耳目則耳目蔽用為腹心則腹心病馭之道但當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則驕恣畏法則檢束矣尋命工部造紅牌定宦官禁令又敕內官毋預



外事諸司毋通內宮監文移  
 臣等謹按自古創業之君歷試諸艱深鑒前代  
 覆亡之迹故其慮患遠而立法也必詳使為之  
 子孫者咸能遵而行之雖萬世無弊可也然古  
 來守成之世往往以欲敗度以縱敗禮弁髦其  
 祖訓至於覆亡而不悟者近習使令蔽之於內  
 僉壬讒慝蔽之於外導其主於匪彝嗜欲之心  
 日勝而清明之氣日汨也明祖垂宦寺之戒不

可謂不明且切矣曾不數傳即有王振曹吉祥  
 等居中用事至魏忠賢而卒以亡其國可不戒  
 歟伏讀

御批云子孫不遵祖訓鮮能保其令緒此特其一端耳  
 王則大哉倬哉

謨誥昭垂切於提命焉  
 三年夏四月封子榘為秦王櫛晉王棣燕王橚吳王  
 後徙周王禎楚王榑齊王梓潭王杞趙王檀魯王從



孫守謙靖江王帝懲宋元孤立失古封建意於是擇名城大都豫王諸子待其壯而遣就藩服後又封椿為蜀王柏湘王桂代王煇肅王植遼王梅慶王權寧王梗岷王德谷王松韓王模藩王楹安王檀唐王棟郢王欒伊王凡二十五王

臣等謹按三代之後崇藩屏之說者漢與晉耳漢則不免七國之禍晉則旋致八王之爭景帝危而後安江東絕而復續抑亦幸矣唐太宗貞

觀初銳意欲復古封建羣臣皆以為不可而止宋制文臣掌兵勢成積弱加以權奸接踵遂致淪胥元則順帝童昏耽於燕暱將悍於外主闇於內其亡不由於孤立明甚明祖狃於古制分王諸子不一傳即有靖難之師可謂自貽伊戚誠如

御批云保世昌後自有大經豈在拘泥不可復行之古法乎



徐達大破元庫庫特穆爾于沈兒峪達至安定與元軍隔溝而壘日數交戰庫庫特穆爾遣精兵千餘人由間道劫東南壘左丞胡德濟倉卒失措軍驚擾達親擊却之明日整軍復戰遂大破庫庫特穆爾德濟大海子也達械之送京師既至帝釋之而以書諭達曰將軍效衛青不斬蘇建耳獨不見穰苴之待莊賈乎且將軍在軍中誅之則已今下廷議吾且念其信州諸暨功不忍加誅繼自今將軍毋事姑息

臣等謹按胡大海有二子蔣英之亂一子死焉其一子則以釀酒犯禁明祖手刃之大海遂無後德濟其養子耳夫欲全忠勲之嗣乃薄於其生而厚於其所養必不然矣明祖斯諭亦一時權術耳況敗軍失律國有常刑此而不誅何所當以申戒伏讀

御批云明祖釋之實流於輕縱洵足以正軍紀而肅戎

行焉



五月李文忠圍應昌克之時元順帝殂嗣君阿裕實哩達喇北走獲其子密迪哩巴拉捷奏至京師羣臣稱賀帝命朝臣嘗仕元者勿與中書省請頒平定朔漠詔於天下帝見有侈大之詞責之曰元主中國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元之興亡自是氣運於朕何預而以此張之四方有識之士口雖不言心未必以為是也可更草以進密迪哩巴拉至京師羣臣請獻俘帝曰武王伐殷用之乎省臣對唐太宗嘗

行之帝曰是待王世充耳若遇隋之子孫恐不爾也令以本服朝見賜冠帶居第封崇禮侯

臣等謹按書曰天難諶命靡常大雅曰天命靡常自古帝王必有大功德於民而後能誕膺天命享國久遠特其子孫弗克肖之而運會遂有推移年世遂有修短也漢高祖不殺子嬰唐高祖受禪後隋之子孫並付所司錄用蓋深凜乎命之靡常而能見其遠且大者明祖於應昌之



捷令曾仕於元者勿賀又能斥侈大之詞却獻  
俘之說其識更過於漢唐二主誠如

御批云既勵不事二姓之節並寓不忘統一之尊此舉  
仁義兼至也

四年春正月李善長罷以汪廣洋為右丞相胡惟庸  
為左丞相帝嘗欲相楊憲憲素善劉基基力言其不  
可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帝問廣洋基曰褊淺殆甚於  
憲又問惟庸曰譬之駕懼其僨轅也帝曰然則無逾

先生對曰臣疾惡太甚又耐繁劇為之且辜上恩  
天下何患無才惟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諸人誠未見  
其可其後憲廣洋惟庸皆敗如基言

臣等謹按基之得遇明祖豈非千載一時哉乃  
不能如蕭何之舉曹參姚崇之舉宋璟又不能  
如房元齡之自領度支而以求才諉之人主亦  
何有於以人事君之義也伏讀

御批云使基實有所知則不宜隱躍其辭以孤厚望若



無所指實又不應徒託空言

天斷凜然基而有知固無所置其喙也

秋九月命州縣設糧長以田多者為之督其鄉賦稅糧萬石長副各十人輸以時至得召見語合輒擢用其後官軍兌運法行糧長不復至京師在州里頗滋民害孱弱者又為勢家所凌耽延逋負率鬻產以償遂至隕身喪家云

臣等謹按糧長之設原以杜胥吏之煩擾民間

也然使令長得其人則吏胥盡知奉法令長不得其人則糧長亦可恣睢為治求得良吏而已安在多立色目致滋紛擾也至於鄉曲顛蒙驟膺召對一言之賞動加擢用違明試之義開僥倖之門其弊可勝言哉伏讀

御批云糧長擇謹愿者為之未嘗不可省追呼之擾然此不過鄉里小民豈宜假以顏色復因而擢用貽患無窮實由不能慎之於始允矣始之不可不慎也



五年夏六月帝以功臣不能檢下作鐵榜臚目凡九以申戒之一內外各指揮千戶等不得私受公侯金帛衣物二公侯不得私役官軍三不得強占官民場泊園冶四內外官軍不得於公侯門首侍立聽候五官莊人等不得倚勢欺毆人民六屯田奴僕及其親屬人等不得倚勢侵奪田產財物七不得私託門下影蔽差徭八公侯之家欺壓良善侵奪人者四犯與庶人同罪九不得受諸人投獻物業

臣等謹按古稱善保功臣者莫如漢世祖宋藝祖然馬援薏苡之讒趙普塗面之辱亦不免猜嫌起而恩誼衰矣特當時諸臣類能小心恪謹自保寵榮故二君獨得美名也漢高之與明祖皆崛起草莽一時為之折衝戡定者亦大率自田間來不學無術不能如高密之通經彥卿之六平謹畏也是以韓彭既誅醢於前而濠潁雲從亦令終者鮮明祖雖立鐵榜以訓之無益也書曰



臣罔以寵利居成功況其為驕淫矜夸者乎  
六年春正月詔選朝天宮道士供事郊壇凡天地社  
稷山川香幣皆令司之先是命選道童充樂舞生置  
太常司其屬有協律郎等官吳元年召黃冠冷謙為  
協律郎校定音律樂生用道流舞生改用軍民子弟  
嗣建神樂觀以道士為提點官掌樂舞以備大祀天  
地神祇及宗廟社稷之祭遂為定制

臣等謹按伯夷以直清佐虞其功列於三后誠

以禮神人和上下莫大於是也漢之太常以列  
侯忠孝恭謹者居之六朝唐宋皆為清選明祖  
乃諉其事於黃冠羽流黷誣甚矣伏讀

御批云當時議禮諸臣俱博古而達於政體何不聞一  
言匡正誠如

天諭劉基宋濂詹同諸人不得辭其責也厥後嘉靖朝  
崇尚道教太常半出其流寺丞博士等官遂為  
若輩梯援蔭卹之階豈非作之俑者所致哉



帝嘗令國子生習騎射諭曰古之學者文足以經邦武足以戡亂故能出入將相安定社稷今天下承平爾等雖務文學亦豈可忘武備耶

臣等謹按洪武初令品官子弟及民俊秀通文義者並充學生又以武臣子弟但習武事命大都督府選入國學蓋欲廣成均之效使文武並出其中也然造就人才之道首在崇氣節養廉恥練才猷不以實而以文則挽強超距非必盡

備干城猶之操縵安絃非必盡通世用也誠如御批所云不過虛文相尚耳



林世云不盡為文辭尚耳  
前于... 蓋血... 用... 處...

欽定明鑑卷二

明太祖 二

七年春正月遣總兵官吳禎巡海備倭初倭乘元季  
兵起屢寇沿海帝即位命使招諭且詰入寇之故其  
王良懷不奉詔已又遣萊州同知趙秩往良懷見之  
曰往者蒙古欺我小邦令其臣趙姓以好詞誅我旋  
以兵來今使者亦姓趙豈即其裔耶目左右將刃之  
秩不為動嚴辭折良懷良懷氣沮延禮甚優遣僧祖



來奉表稱臣貢方物帝嘉之宴賚其使者又以其俗  
佞佛命僧祖闡等送之還賜予甚厚祖闡等至倭為  
之演教國人頗敬信而良懷故無禮拘之二年始放  
還寇掠如故乃以禎充總兵官統兵出海至大洋獲  
其兵船獻俘京師後其國之大臣及別島守臣屢遣  
僧入貢無表但以書達中書省帝以非國王命且不  
奉正朔却其貢一再命中書省禮官移牒責讓良懷  
上表謝罪而辭多倨慢於是決意絕倭專務海防命

江夏侯周德興往福建信國公湯和往浙東西築城  
增卒守備帝著祖訓列不征之國十五日本與焉自  
此朝貢不至而海警後亦漸息

臣等謹按元世祖遣趙良弼招諭日本至則偕  
其使二十六人以還帝以問姚樞許衡等皆曰  
彼懼我加兵故發此輩伺強弱耳宜示之寬仁  
勿令入見從之自後亦絕不與通終元世迄無  
倭患明代倭警屢告其始雖由於方張餘黨入



海導之然明祖因其崇尚佛教遣僧往來固已  
褻國體矣伏讀

御批云控禦外夷之道但當震以聲靈使其凜不敢犯  
如或輸誠效順則因而示以柔懷若無端與之聘問  
往來妄為引致鮮有不損國威而啟戎心洵千古懷  
遠招攜之良法也

秋八月申定軍衛之制帝以前代兵多虛數監其失  
置內外衛所至是重定其制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為

一衛一千二百二十人為一所一百一十二人為百  
戶所每百戶所設總旗二小旗十領以指揮等官有  
事征調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旋則散還各衛管  
軍官員不許擅自調發違者俱論如律尋改都衛為  
都指揮使司定天下都司衛所數凡都司十七中都  
留守司一內外衛三百二十九守禦千戶所六十五  
臣等謹按三代以下言兵制者莫善於唐初府  
兵明初軍衛也方明之盛也各衛帶甲士數十



萬積穀至數百萬外則統以都司內則總之五  
軍都督府將無專兵兵無私將靖尾大不掉之  
患成干城腹心之寄至周密已及英宗土木之  
變樞臣權宜改立十二團營而京兵舊制更矣  
其後衛所之兵疲於番上東南之卒困於轉輸  
選帥多不得其人重權復握於奄寺冒餉占役  
伍籍多虛存者又強半老弱馴至流寇犯闕三  
營先潰逆豎且開門延賊使能永維祖制任簡

賢良何至不競若此哉

八年春正月令天下郡縣訪窮民無告者月給衣食  
無依者給屋舍諭中書省曰昔吾在民間目擊鰥寡  
孤獨饑寒困踣之徒常自厭生心為惻然今代天理  
物已十餘年若天下之民有流離失所者非惟昧朕  
之初志於代天之工亦不能盡爾等為輔相當體朕  
懷不可使天下有一夫不獲也

臣等謹按明祖開國以後首免畿內及新附田



租關中饑即馳使發粟賑之已徙無業貧民田  
臨濠命戶部稽各省水旱災分數優恤之青州  
官吏匿災立即逮治又勅有司振饑無俟報三  
十一年間捐租振恤史不絕書上不諱災下無  
屯澤自漢唐以來未之有也觀其振窮民無告  
之詔以一夫不獲為已任備述田間身歷之苦  
所謂不忘小人之依而能惠鮮懷保者其克享  
天心也宜哉

三月立鈔法帝初即位鑄洪武通寶錢大小五等命  
行省設局鼓鑄而嚴私錢之禁尋又令私錢作為廢  
銅送官而有司責民出銅至毀器物以輸民頗苦之  
商賈轉易錢重道遠亦頗不便乃設寶鈔提舉司至  
是詔中書省造大明寶鈔自一貫至百文凡六等每  
貫準錢一千銀一兩四貫準金一兩與錢通行稅課  
錢鈔兼收錢什三鈔什七百文以下止用錢停罷寶  
源寶泉等局尋復設寶泉局鑄小錢與鈔兼行而罷



提舉司以造鈔屬戶部鑄錢屬工部後又造小鈔自十文至五十文有差並立偽造之禁

臣等謹按古者以米絹民生所需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宋張詠始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三年換之天聖間遂置交子務至紹興中以軍餉不繼用之於邊日增月益其法寢弊後代金銀之用日廣輕齎易致而欲以空楮與之爭利得乎明祖襲宋之弊改行鈔法至

為厲禁而卒不能行豈經世久遠之道哉

九年冬十一月平遙訓導葉伯巨應詔上書言三事一曰分封太多二曰用刑太繁三曰求治太速書上帝大怒曰小子間吾骨肉逮下獄瘐死

臣等謹按當明祖之初大封諸子其時靖難之禍已萌伯巨所見誠無以異於賈誼也至於用刑太繁必有寬濫之失求治太速不免叢脞之虞明祖銳志希古而治不能比隆於三代職由



於此伏讀

御製葉伯巨言太過三事詩云愛之適害之先見具卓識刑罰太繁苛良善受苦累得民在得心急遽滋詐偽固已括古今治亂得失之源而所以

嘉予伯巨者至矣

十二月遣元臣蔡子英歸和林子英元進士察罕特穆爾辟為參軍累遷行省參政元亡從庫庫特穆爾走定西入南山帝遣人物色得之傳詣京師道亡去

復被獲至京授以官不受退而上書自陳不肯屈節帝益重之館之儀曹一夕忽大哭不止人問故曰思舊主耳帝知終不可奪命有司送出塞從其故主已徵元吏部侍郎巴延資中資中初為建昌教授避陳友諒入閩陳友定辟之累表為侍郎元亡變姓名浪跡江湖常齋鵠自隨帝求之不得至是江西布政使沈立本言於朝以幣聘之資中慨然曰死晚矣為歌七章飲鵠卒



臣等謹按元之亡也若福壽余闕李黼之義烈  
子英之不忘故主資中之齋鳩自隨誠不可多  
得者也明祖能褻而旌之禮而容之亦可為忠  
貞之勸矣伏讀

御批云蔡子英不忘故帥之恩力全匹夫之節正色凜  
然與巴延資中之齋鳩自隨同一矚然不滓視危素  
輩之偷生倖免奚啻天淵相判

天訓森嚴可以勵疾風勁草焉

十年夏六月詔臣民言事實封達御前秋七月置通  
政使司以受京外之章奏於早朝彙達焉徑自封奏  
者參駁午朝引奏臣民言事者有機密不時入奏

臣等謹按洪武三年置察言司掌受四方章奏  
尋罷至是始有實封達御前之詔而通政司設  
焉其諭之曰政猶水焉欲其常通故以通政名  
官乃至中葉以後既廢實封達御前之制又不  
能循不時入奏之典宰相且用其私人為匭使



遂至彈劾之章未達於人主而已聞於權門泄漏與沈積交生厲階是豈設官初意哉

詔遣監察御史巡按州縣俾詢民間疾苦廉察風俗申明教化藩服大臣府州縣官皆得按之大事奏裁小事立斷按臨所至必先審錄罪囚弔刷文卷有故出入者理辦之

臣等謹按明初置監察御史一百十人巡按北直隸二人南直隸三人十三省各一人以考察

州縣詳讞庶獄蓋仿漢時十三部刺史唐分道巡按以六條察四方遺制也然藩服大臣多係老成更事之人而巡按各員半由新進其輕重已不免倒置况權重而升降易淆任專而請託良便無益有害莫甚於此伏讀

御批云喜事者既不免於操切以致政令紛歧而貪黷者更易啟賄賂苞苴之弊其貽害於吏治民生不小是以終明之世按院之權上侵督撫而往往以



紛更債事也

十一年夏六月五開蠻叛殺靖州指揮僉事過興以辰州指揮楊仲明為總兵官討之冬十月遣內官吳誠往諭仲明且觀兵十一月仲明破平諸蠻復遣尚履奉御呂玉詣軍閱勝

臣等謹按明祖嘗讀唐書至魚朝恩為觀軍容使謂侍臣曰漢末宦官雖驕縱尚無兵權唐以兵柄授之馴至大害朕深鑒前轍左右服役之

外重者傳命四方而已然於平五開蠻一役再遣內侍觀軍何其明於責人而闇於自責哉夫傳命四方求之士大夫尚難其選乃委之於昏椽之餘在人主之所以用之者亦以其近而易制賤而不敢我欺也孰知出銜使命則威福在其口中入奏殿廷而小謹最能取信近習之熒聽較易於踈逖奄寺之怙勢殆過於高位矣其後歷代皆以大璫掌兵內則提督京營外則監



司軍紀

御批以為由此濫觴誠何以異於唐代宗之用朝恩也

哉

十二年夏四月給致仕官告勅秩三品以上仍舊四品以下各加一級八月又命致仕者復其家終身無所與其居鄉與宗族親黨相見序尊卑如家人禮若筵宴則設別席不許坐於無官者之下與同致仕官會咸序爵爵均序齒異姓無官者相見不答禮庶民

以官禮謁見

臣等謹按爵祿所以勸功而賜予所以優下漢法者年碩德時有上尊牛酒之賜已足備養老之典若明祖之定制致仕官概與晉秩不其濫乎孟子曰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是二者各有所尊也乃又令其臣以官閥傲其宗族鄉閭在賢者必有所難安而闇者或因之怙勢誠如

御批云啟其倨傲自尊之習也



十三年春正月胡惟庸謀反及其黨陳寧涂節等皆  
伏誅惟庸為左丞相獨掌省事納賄弄權無所顧忌  
漸有異謀乃遣指揮林賢下海招倭與期會又遣元  
故臣封績致書稱臣於元請兵為外應事未發會惟  
庸子馳馬於市墜死車下惟庸殺輓車者帝怒命償  
其死惟庸乃與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等謀起事  
既而節見事不成上書告變帝大怒誅惟庸及寧惟  
庸詞連節有司以其始本預謀併誅之

臣等謹按惟庸之謀自節發之果使節曾預謀  
援自首之律已可末減况又出於惟庸之所牽  
連誠如

御批云必惟庸憾節發其逆謀妄加誣引併節誅之明  
祖於是為失刑矣

太師李善長弟存義附胡惟庸惟庸謀逆嘗遣存義  
以謀告善長善長不能制及帝誅惟庸等置善長不  
問後有人告善長謀反會星變占者言當移其災於



大臣帝遂賜善長死

臣等謹按善長為明祖佐命第一畧同漢之蕭何乃富極貴溢昏髦不檢徇庇弟姪依違其間匪特不忠抑亦不智甚矣明祖既置之不問卒以星變賜死前既失於用刑後且同於移禍誠

如

御批云未免輕重失宜也

帝以胡惟庸亂政罷中書省政歸六部升尚書為二

品侍郎為三品敕諭子孫不得復置丞相臣下敢以請者置重典設四輔官尋亦罷復置殿閣大學士備顧問

臣等謹按舜得禹稷契臯陶而天下治文武用周召而百度貞夫以四海之大萬幾之繁勢不能無所倚毗亦在所用之人為何如耳明祖懲惟庸亂政併其官裁之永樂中以解縉楊榮等入閣參預機務仁宣之世大學士累加公孤閣



權日重嘉靖以後遂為真相則徒去其名亦無益也况明代內閣之票擬必決於司禮監之批紅而魁柄且移於奄寺之手如張居正等皆與交結朋比而不可解至溫體仁周延儒卒以奸庸誤國蓋未嘗汲汲於求賢而徒孳孳於防弊正所謂因噎而廢食者也

三月減蘇松嘉湖糧額初帝平吳怒四郡民為張士誠守乃籍諸豪族及富民田為官田按私租簿額征

之楊憲為司農卿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賦畝加二倍已而詔減四府極重田稅之半至是復命戶部計其數而減之然蘇州一府糧二百七十四萬七千餘石猶與浙江通省相埒民不能堪

臣等謹按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王者統育函夏雖尺土一民未可私其喜怒者也元末羣雄競起毒痛元元士誠獨以煦煦之仁施之數郡故浙西士民樂為死守



亦忠於所事之義昔漢祖官季布而斬丁公正以勵千古事主之節明祖何獨昧焉且遷怒而橫征暴斂其民不其褊乎厥後惠帝畝減至一斗成祖盡反建文之政復仍舊額洪熙時蘇州一府積逋至八百萬石宣宗屢詔減官田租巡撫周忱與知府况鍾悉心計畫蘇州一府田減至七十二萬石正統元年復從戶部請減除之官田每畝四斗一升至二石以上俱減作二斗

七升以下者亦依次遞減其視湖廣江西雖猶倍什倍伍而民力賴以紓焉蓋自洪武以迄宣德數十年間東南之疲於徵斂追呼者不為不久且困矣誠如

御批云同係赤子獨令此數郡向隅其何以昭公溥之道哉

十四年春正月詔天下編賦役黃冊凡鄉一百十戶為里有里長十戶為甲有甲首歲以里長一人董一



里之事而應其役一年一周謂之排年其先後以丁糧多寡為序在城曰坊近城曰廂役亦如里里編一冊冊有丁有田以戶為主冊首為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附十甲後為畸零冊有四一進戶部其三布政司府縣分貯焉每十年有司以丁糧之增減更定其冊而升降之其後復命隨糧定區區設糧長四人量度田畝方圓次以字編為魚鱗圖冊黃冊以戶為準賦役之法備焉魚鱗冊以土田為準土田之訟質焉

其役法田一頃出丁夫一人不及頃者以他田足之一以黃冊為準銀力聽便定制之外有司私自科一錢役一夫者罪流徙是時天下土田總八百五十萬七千六百二十三頃戶一千六百五萬二千八百六十口六千五十四萬五千八百十二

臣等謹按明祖起自田間周知疾苦故其即位也嚴掎克之誅定賦役之法開墾地利儲備凶荒用心至勤立法至善承元季兵燹之後一二



十年間戶口滋蕃蓄積饒裕所以厚民生者至矣其後累葉承平丁口之數反減於前豈非土木耗之於內兵戎耗之於外而墨吏勢豪又從而朘削漁奪以病之乎

十五年夏四月置錦衣衛掌侍衛緝刑獄之事恒以勲戚都督領之以鎮撫司隸焉帝時有所誅戮下鎮撫司雜治不由三法司所屬校尉五百人祿秩名號無異京衛獨不隸大都督府稱為親軍

臣等謹按明祖初置拱衛司管領校尉已改為親軍都督府而設儀鸞司至是罷之改置錦衣衛寄以偵緝之任假以刑罰之權是雖名居宿衛而其柄已侵法司矣季世東廠緹騎貽禍甚烈伏讀

御批云止圖取便一時不復計其流弊良由明祖以察為明而天性果於刑戮豈開國止仁垂裕之模哉



五月廣平府吏王允遂上言磁州臨水鎮產鐵請置冶設官轄之帝曰朕聞治世無遺賢不聞無遺利利不在官即在民民得其利則財源通而有益於官今民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民杖之流海外廉州巡檢王德亨請取西戎水銀坑帝亦斥之

臣等謹按明祖初定天下侍臣有言山東有銀場可取者明祖謂銀場之弊利於官者少損於民者多昔人有拔茶種桑民獲其利者汝豈不

知又嘗黜言利之御史曰君子得位欲行其道小人得位欲濟其私行道者心存天下國家濟私者心存傷人害物其不肩好貨之心與唐太宗斥權萬紀事絕相類可謂至明且切矣夫天地之生財只有此數壅之於上則民必將處於不足藏之於下而上常可用其有餘况侈心每起於豐盈而悖入終虞其悖出乎自漢唐以來開創之君罔不以課農桑裕民生為首務而卒



享昇平之福中葉以後往往以進奉為能事培  
克為羨餘而國家元氣因之以損記曰長國家  
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亮哉

秋八月孝慈高皇后馬氏崩后少育於郭子興帝從  
子興於濠以后歸馬后善事郭氏讒間不能入性仁  
儉親緝衣履佐軍嘗謂帝曰定天下當不嗜殺人帝  
善之及正位益著賢德帝欲訪后族封之謝曰爵祿  
及外家非法力辭而罷命女史錄宋賢后事朝夕省

覽或言宋過仁厚后曰過仁厚不愈於刻薄乎帝前  
殿決事或震怒后隨時微諫帝為止刑戮又勸立紅  
板倉賜太學諸生家師克元都俘寶玉至后曰元有  
是而不能守意者帝王自有寶歟帝曰后意以得賢  
為寶爾后拜謝曰誠如陛下言及寢疾不肯事醫藥  
曰死生命也醫何能活人使藥不效陛下能不以妾  
故而殺諸醫乎及亟問所欲言曰願陛下求賢納諫  
慎終如始子孫皆賢臣民得所而已



臣等謹按明代宮闈清肅女后多賢淑之稱外戚無驕恣之事論者謂家法之善超軼漢唐揆厥所由皆孝慈后垂之範則也觀其勸不殺以霽英主之威懲貨寶而進求賢之喻遺言匡正不及私門視唐之文德后寧多讓焉

九月詔選僧侍諸王時諸王咸赴高后喪將還帝命各以一僧至其國為高后修佛事吳僧道衍先以宗泐薦得在燕府籍中一見即進竒謀於棣棣信任之

臣等謹按明祖分王諸子已泥古而致尾大之患茲復遣縉流與之游處何貽謀之不臧也古帝王之善訓其子孫者首以擇保傅親賢良為亟今乃導之暱比方外攻習異端其患何止如漢之公孫詭伍被厥後燕邸尋戈謀皆出於道衍

御批云垂裕之道實乏遠圖宜其釁起蕭牆之內矣

晉府左長史桂彥良朝京師上太平十二策其畧一



曰法天道天道好生聖人亦好生德洽人心則皆化於為善二曰廣地利中原地多荒蕪宜令有司募民開耕三曰順人心人心所在即天命所在四曰養聖德天生聖德本無不備然必常加存養之功五曰培國脈當以三代之久長為法秦隋之失為戒六曰開經筵大經大法具於六經宜擇名儒進講七曰精選舉股肱重任不可輕用輕廢必擇才德可當此者至薦舉人員得人有賞謬舉有罰則人皆悉心求賢而

無遺才八曰審刑罰理刑之官宜擇公平正大仁厚之人則天下無冤民九曰敦教化國學首善之地必先德行而後文藝十曰慎邊防禦外之道守備為先十一曰蒐才俊古云立賢無方宜宏旁求之路開自新之階庶拔十得一奇才異能可致十二曰廣諮訪聖朝混一正宜大開言路疏入帝喜曰彥良所陳通達事體有裨治道世謂儒者泥古不通若彥良可謂通儒矣



臣等謹按彥良之疏可謂得告君之體矣規切  
 時政而無激烈之言通會古今而非迂踈之論  
 宜其轉圜易入也明祖嘗從容問之曰法數行  
 而輒犯奈何對曰用德則逸用法則勞尤為切  
 中事理夫法者所以輔德者也故不輕用法則  
 下知畏專恃乎法則下生玩下生玩上滋勞矣  
 况節目過密而推諉之見起事必中於因循繩  
 檢太嚴而諱匿之習開患且流於壅蔽其弊寧

止於免而無恥也伏讀

御製桂彥良太平十二策詩云通儒裨治道納言貴  
 力行明祖韙其言而不能盡用豈非知之非艱行  
 之惟艱哉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明鑑卷三  
 十八年冬十月頒大誥於天下帝初命李善長等議  
 定律令又命周楨等訓釋其義頒之郡縣名曰律令  
 直解繼又命儒臣法官進講唐律尋詔刑部詳定大  
 明律每奏一篇揭兩廡親加裁酌書成篇目一準於  
 唐通合六百六條至是條為大誥頒學宮以課士里  
 置塾師教之獄囚有能讀之者罪減等

欽定明鑑卷三

明太祖三

十八年冬十月頒大誥於天下帝初命李善長等議  
 定律令又命周楨等訓釋其義頒之郡縣名曰律令  
 直解繼又命儒臣法官進講唐律尋詔刑部詳定大  
 明律每奏一篇揭兩廡親加裁酌書成篇目一準於  
 唐通合六百六條至是條為大誥頒學宮以課士里  
 置塾師教之獄囚有能讀之者罪減等



臣等謹按明祖之頒大誥其目十曰攬納戶曰  
安保過付曰詭寄田糧曰民人經該不解物曰  
灑派拋荒田土曰倚法為奸曰空引偷軍曰黥  
刺在逃曰官吏長解賣囚曰寰中士夫不為君  
用罪至抄劄夫刑者天下之公法非帝王所得  
私為輕重者也大誥所頒其九不過常犯至寰  
中士夫不為君用罪至抄劄則自古無此法矣  
夫天下之人才未有不為君用者也特在人君

之能用之耳使非才也其去就本無足重輕無  
庸為之厲禁果才也正可於難進易退覘其品  
節器量以別知受之大小而為急功近名者勵  
焉明祖不明於用人之道乃欲以法令箝制大  
下士宜其所登用薦舉者皆刀筆之吏里塾之  
儒卒以輔助幼主不得其人貽靖難之禍若獄  
囚能讀大誥即與減等尤不可訓誡如

御批云凡罹網者且得恃大誥為護符法因之廢矣明



祖有鑒於元以縱弛失天下而徒嚴峻其科條  
為子孫長治久安之計此所謂以漏脯救飢鴆  
酒止渴脫無仁宣憲孝數葉之寬仁不亦殆哉  
十九年夏五月福建妖僧彭玉琳自號彌勒佛祖師  
作白蓮會新淦縣民楊文等惑其教謀作亂玉琳自  
稱晉王建元天定偽置官屬知縣率民兵捕獲之械  
送京師伏誅

臣等謹按亂民稱戈託為神鬼妖妄起於漢張

角晉孫泰至宋仁宗時貝州賊王則始訛言彌  
勒佛出世元武宗時有白蓮社之名自是蔓延  
不絕明祖甫定天下彭玉琳以此倡亂其時吏  
治修明一縣令撲捕即滅蓋潢池小醜原無深  
謀所慮畏憙者冀倖消弭而養癰貽患輕躁者  
喜事邀功而株連激變耳使地方有司平時無  
貪虐之政臨事無張皇之舉四境之內罔不周  
知則邪慝何從匿跡耶是以治平之世非無奸



完而不足為害者守令得人故也

二十年春正月詔焚錦衣衛刑具時重罪多收繫錦衣衛斷治適有富民為衛官非法凌虐帝聞之怒曰訊鞫法司事也或令衛審欲先得其情耳豈令其鍛鍊耶執治之悉焚刑具以囚送刑部尋復申明其禁詔內外獄毋得上錦衣衛大小咸經三法司

臣等謹按明祖設錦衣鎮撫雜治刑獄以快一時喜怒衛官遂有非法凌虐之事雖詔焚燬獄

具申禁將來而其端既興其流難塞遂為一代政刑之極弊迨至柄歸奄寺毒及士民國脈傷而國祚促矣

御批以為如撲火不滅後將益熾誠切喻也夫開創之始修德則昌修法則殆蓋德之入人者深而法未有不弊者也伏讀

御製開國規模詩云刑具雖燬除錦衣益肆慝究竟作法涼傳後首樹德仰見



大聖人洞徹原本深有合於孔子道德齊禮之旨焉  
二十一年春三月命沐英討思倫發先是思倫發入  
寇沐英遣將擊敗之至是悉舉其衆犯定邊英被命  
選騎三萬馳救列火礮勁弩為三行蠻驅百象被甲  
翼以標鎗銳甚英分軍為三乘風大呼礮弩並發象  
皆反走賊殊死鬪左軍少却英望見取佩刀付左右  
命斬其帥帥恐奮呼突陳大軍乘之蠻大敗斬馘四  
萬餘生獲象三十七賊帥各被矢伏象背死思倫發

遁遣使入貢謝罪麓川平緬遂定

臣等謹按軍律所以貴嚴而士氣所以貴勇者  
誠以繫千萬人之命不可以小不忍誤大事也  
況驅深入之兵戰不毛之地尤宜有進無退以  
冀成功之速

御批云臨敵決機將勇者勝英其有之矣

秋七月帝在大庖西室諭中書庶吉士解縉曰朕與  
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縉即上書近萬



言畧曰臣聞令數改則民疑刑太繁則民玩國初至今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朝賞暮戮忽罪旋赦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歎由存養之功少密耳陛下好觀雜書非所宜也請集儒臣勒成一經上溯唐虞下及程朱以備太平制作若夫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太常非俗樂可肄官伎非人道所為禁絕倡優易置奄寺勿興土木之工勿貪四裔之地痛懲法外威刑永革京城工役婦

女不可輕逮大臣不可加辱願陛下留意焉至進人授職雖曰立賢無方亦當忱恂有德流品雜糅爵賞曷貴請仿古呂氏鄉約今鄭氏家範布之天下率先旌勸之庶幾作新於變商民賦稅重困烝黎必行授田均田之制兼以常平義倉方可冀九年之蓄也夫連坐始於秦代孥戮本於偽書皆非盛時所有至給配婦女之條傷倫犯紀是陷之於不義也古者同寅協恭相率以禮今內外諸司捶楚屬吏甚於奴隸甚



非所以勵風節也凡此皆臣區區愚衷急於陳獻惟陛下垂鑒書奏帝稱其才改為監察御史

臣等謹按縉弱冠成進士受明祖特達知獻策萬言幾於太息痛哭然所陳授田均田古法俱不可行誠如

御批所云不免書生迂濶之見也至於病刑獄之苛患爵賞之濫請述經以明儒術定令以息更張皆切中時事言人所不敢言者明祖以其論稍迂

雖嘉許而不用其後永樂中嘗柄用矣卒中高煦之讒而死才如賈誼而所遭不幸殆又過之惜哉伏讀

御製解縉大庖西室封事詩云才高肆譏彈遭讒堪軫恤則知人臣貴有邃密之學深沈之度庶不為才所累而可以功名終矣

二十三年春正月命晉王桐燕王棣率師北伐傅友德以北平兵從棣王弼以山西兵從桐棣出古北口



偵知元太尉鼐爾布哈營伊都冒大雪馳進先遣降將和通往自引大軍逼之和通引鼐爾布哈降於棣帝命降軍悉赴北平聽棣調用燕軍自此益強

臣等謹按明祖既知燕王英武屢遣將兵有功乃懵然於秦王建成已事顧倚以為夾輔之周召不亦惑乎當其時雖懿文不死亦未必甘居藩服況惠帝仁柔方黃迂濶削奪驟行予以興兵之隙乎

夏五月以楊靖為刑部尚書靖以戶部尚書改刑部帝諭之曰愚民犯法如啗飲食嗜之不知止設法防之犯益衆惟推恕行仁或能感化靖承旨治獄明察而不事深文在部多所平反嘗鞠一武弁命卒檢其身得大珠僚屬驚異靖徐曰偽也安有珠大如此者立碎之帝聞歎曰靖此舉有四善不獻朕以求容悅一也不究其所投獻息大獄二也不獎門卒杜小人僥倖三也千金之珠猝然至前斥以為偽而碎之有



過人之智應變之才四也

臣等謹按明祖詔楊靖之言可謂知政本矣惜乎行與言之相悖也胡藍之獄株連孥戮至數萬人所謂推恕行仁安在乎范祖禹論唐太宗曰刻厲矯揉力於為善明祖有愧矣

二十五年夏四月皇太子標薨帝御東角門召對羣臣曰太子不幸至此古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朕意欲立燕王何如學士劉三吾進曰皇孫世嫡承統禮

也即立燕王置秦晉二王於何地帝立孫之意遂決秋九月立允炆為皇太孫

臣等謹按周之興也泰伯讓而立王季邑考亡而立武王父子世及天地常經古今不易者也國有長君社稷之福當懿文之薨惠帝年尚幼於時北邊未寧強宗林立豈沖主所能晏然蒙業者此明祖欲立燕王之意也乃惑於三吾迂濶之說使惠不克保其終成亦不得正其始豈



非泥古之誤哉

御批云神器當擇賢而昇明祖輕於授受實當斷不斷

信垂戒萬世之

至論矣

帝命太孫裁決庶務其寬厚一如太子中外頌德帝嘗大怒有所誅譴退朝太孫進曰如得其情哀矜勿喜是或一道也帝意解邏者獲盜七太孫目之言於帝曰六人者盜其一非是訊之果然帝問之對曰周

禮聽獄色聽為先此人眸子瞭然顧視端詳必非盜也帝喜曰治獄貴通經信然  
臣等謹按明祖晚年刑殺過當人情惴懼太孫欲以寬濟之未嘗非補救之道然登極數月周岷掩捕齊代幽廢寧王護衛見削湘藩闔宮自焚甚於粟布之泣其豆之煎亦未見其能用寬矣迨至構釁稱兵轉有勿使朕負殺叔父名之諭致闔外坐失事機與宋襄之仁何以異也誠



如

御批必有制然後可行其寬傳曰寬則慢猛則殘酌寬

猛之間庶乎有制矣

以方孝孺為漢中教授孝孺少好學恒以明王道致  
太平為己任十五年以吳沈薦召見帝喜其舉止端  
整謂太子曰此莊士當老其才禮遣還至是又以薦  
召至帝曰今非用孝孺時除漢中教授蜀王椿聞其  
賢聘為世子師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

臣等謹按人主之用人猶工師之審木宜為末

宜為桷或中斤或中斧量其材以用之則各得

其宜而無棟橈之患孝孺品學純粹經義淹通

豈非一儒林完人哉然審機應變實其所短使

用之為諸王之保傅未必不可繼江都董生而

必欲望之為安劉之周勃則誤矣

御批云何必留一迂儒令輔庸孫而成靖難誅夷之慘

明祖誠用違其才哉



冬十二月安陸知州余彥誠以徵稅愆期逮下吏州  
民楊么等伏闕乞留帝賜宴遣還么等亦預宴時帝  
操重典繩羣下守令坐小過輒逮繫其郡民走闕下  
乞留旋遣還且加賞賚有因以超擢者

臣等謹按明祖矯元吏治之壞力持紀綱嘗諭  
府州縣官曰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如鳥初  
飛木初植勿拔其羽勿撼其根惟廉者能約已  
愛人貪者必朘人肥已爾等戒之是以吏咸畏

法潔已愛民以當上指一時郡邑之風肅然稱  
治惟輕於喜怒守令小有過失動輒逮繫及郡  
民乞留又立予超擢雖以民之好惡為好惡然  
退若墜淵進若加膝已失馭下之道況悠悠之  
口又未盡可憑乎

御批云倘猾吏刁民窺見意指交通惑聽流弊伊於胡  
底洵至當不易之論也

二十六年春二月涼國公藍玉以罪誅玉有勇畧屢



立大功恃帝眷寢驕恣嘗占東昌民田民訟之官御史按問玉捶逐御史自塞外徵還夜叩喜峯關關吏不即納縱兵毀關入帝聞而詰責之又有言其私元妃事鐫其過於鐵券玉猶不悛西征歸以不得為太子太師恒怏怏比奏事多不省始懼曰上疑我矣至是指揮蔣瓛告玉與鶴慶侯張翼等謀伺帝耕藉田伏甲為變詞連吏部尚書詹徽等獄具族誅玉坐黨死者萬五千人初玉征納克楚還言於太子曰燕王

在國有不臣心又聞望氣者云燕有天子氣殿下宜審之燕王聞而銜玉來朝以諸公侯縱恣無度白帝且言不誅將有尾大憂帝益疑忌王歸玉禍遂作馮勝傅友德等亦相繼賜死自是而元功宿將盡矣臣等謹按藍玉告太子及燕王白帝之言出自傳聞未足深信然寵偏勢均易生疑議誠如御批云明祖若無建儲建藩之事繁論何由而起也玉以驕蹇自取禍敗然據蔣瓛一人之詞株連孥



戮至萬五千人淫刑甚矣蓋明祖晚年猜忌益甚太孫又弱故陰行翦除為少主利不知元勳既盡宿將無人所存者耿炳文李景隆等非偏裨即膏梁之子耳強藩犄角於外朝廷孤立於內當日事勢不必待靖難兵起始知其岌岌也

且言伏讀

御製胡藍之獄詩云二獄太蔓延宿將嗟翦削昔唐太宗密諭太子李勣不為用即殺之已非善待

功臣樹人貽厥之道明祖之智又出唐太宗下矣

二十七年秋八月帝諭工部曰湖堰陂塘可蓄洩以備旱澇者皆因地勢修治之乃分遣國子生遍詣天下督修水利凡開塘堰四萬九百八十七處河四千一百六十二處陂渠隄岸五千四十八處

臣等謹按孔子之贊禹曰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周禮匠人詳溝洫之制蓋農疇之利莫大於



水去其害則用其利矣西北地高水少猝遇霖  
雨無所蓄洩易致災滂一遇歉澤復憂旱傷尤  
不可不究心講求歷代循吏如孫叔敖史起召  
信臣姜師度皆以行水醜渠奏績明祖遣使督  
修天下河渠塘堰共至五萬餘處其惠民者大  
矣是以仍歲告豐則壞成賦田疇之闢戶口之  
衆富庶過漢唐焉

二十八年秋八月信國公湯和卒和前守常州時請

事不得醉出怨言帝聞而銜之鐫其過於鐵券晚年  
益恭慎入聞國論一語不泄同時公侯宿將先後麗  
法稀得免者和獨享壽考以功名終追封東甌王謚

襄武

臣等謹按唐中興名將李郭並稱當代宗時信  
程元振讒間諸將解體吐蕃之難光弼遷延不  
至有失臣節子儀聞召即行卒定禍亂則知勲  
臣之能保全始終者由於深明大義也和恭慎



不泄晚節益謹處明祖疑忌株連之際於徐達李文忠而外獨享功名壽考

御批許其高出當時諸將上和誠賢而智者哉

九月頒皇明祖訓初帝命陶凱等編祖訓錄為目十三曰箴戒持守嚴祭祀謹出入慎國政禮儀法律內令內官職制兵衛營繕供用書成帝為之序命大書揭於右順門內西南廊壁親加損益至是更定名曰皇明祖訓頒示內外諸司諭曰後世有敢言更制者

以姦臣論毋赦

臣等謹按明祖祖訓一書引監古今損益制度再三審訂始命頒行惟朝無正臣內有姦惡許親王訓兵待命一則啟靖難之爭藉叛亂之口不足為法其餘鑒戒嚴而典則備可與唐太宗帝訓相匹後嗣所宜謹守者也乃宦官之制成宣壞於前土木之營英憲荒於後武好巡遊而出入不謹神暱燕安而郊廟弗親供億廣而宮



府置殿衛盛而刑法煩懣然蕩然何有於祖宗  
締造之艱申誠之篤也夫唐業衰於天寶宋治  
隳於熙寧豈非以其輕於變亂舊章哉書曰監  
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意至深切矣  
三十一年夏五月命都督楊文總北平都司并燕谷  
寧三府護衛從燕王棣武定侯郭英總遼東都司并  
遼府護衛從遼王植駐開平防邊俱聽燕王節制  
臣等謹按明史太祖本紀於實錄所載再敕燕

王節制諸軍及遣中使持符召燕王還京等事  
均削而不書蓋明祖實錄重修於永樂中多出  
附會非信史也是時明祖已不豫矣秦晉二王  
既前卒宿將無人乃悉以兵柄付之燕邸方恃  
以為宗盟磐石豈知防邊之衆旋移為靖難之  
師節制之命即假為篡立之據金川一啟宮禁  
為灰固明祖所意計不及者哉

右明太祖在位三十一年







